

駒井和愛等著
楊鍊譯

中國歷代社會研究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駒井和愛等著
楊鍊譯

中國歷代社會研究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中國歷代社會研究 全一冊

著作者：駒井和愛

譯者：楊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業字第1200號

發行人：馮愛羣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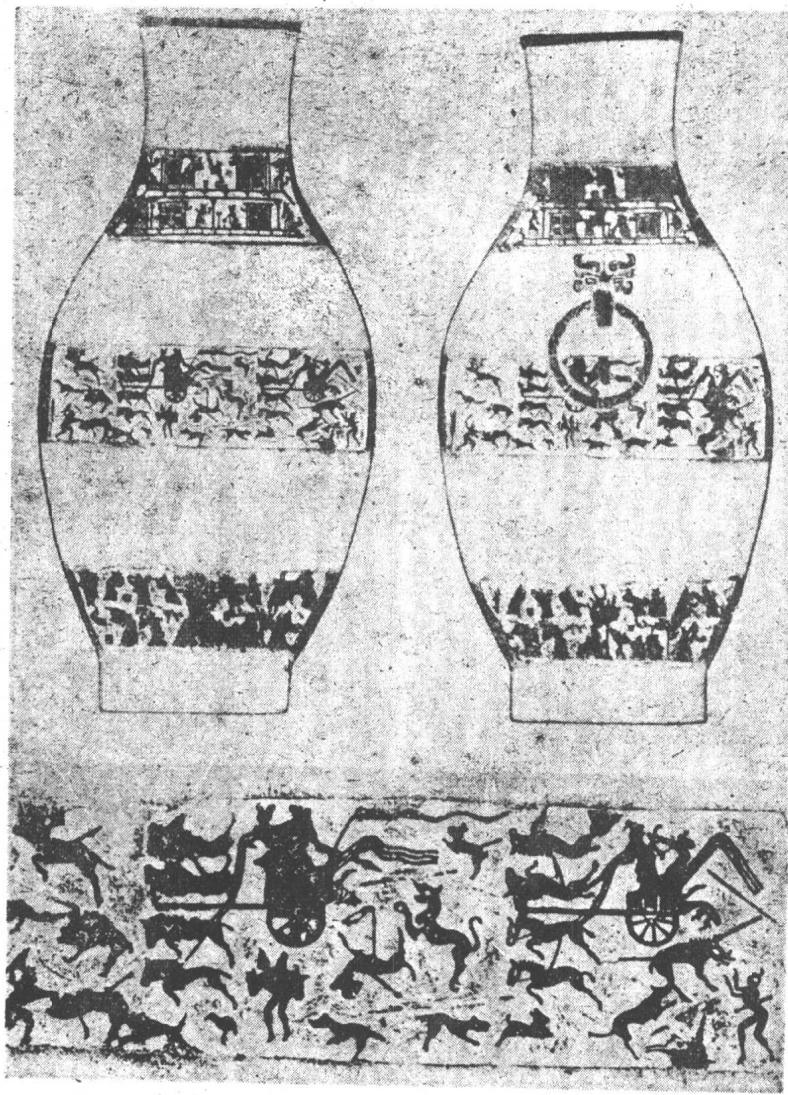
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
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

電話：三三四五、三三五六、三三〇七

定價：精裝新臺幣八〇〇元
平裝新臺幣五〇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出版

第一圖 銅壺（北平故宮博物院藏） 同上圖紋之一部 3—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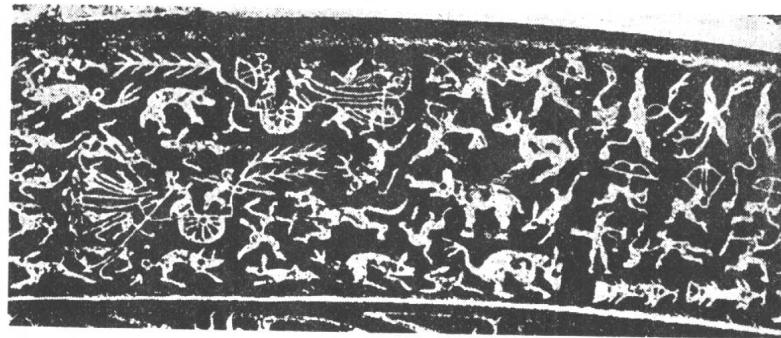
（本 拓 据 根）

第二圖 銅洗（美國菲里亞美術館藏）



（根據梅原氏圖版）

同上圖紋之一部 3—4



目次

一 中國古代之車馬狩獵文	一
二 漢代狩獵及動物圖樣	七
三 秦漢之徭役	二九
四 唐宋之草市	四五
五 唐宋之家族共財及遺囑	八五
六 唐宋貴族對於寺院之經濟	一二五
七 初期白蓮教會	一四三
附錄一 北宋漕運法	一六九

附錄二 明末之軍餉

一一〇一

中國歷代社會研究

一 中國古代之車馬狩獵文

駒井和愛

中國古代織物及其他工藝品，於日本法隆寺所藏四天王紋錦亦可見之，內有騎射狩獵圖紋，其馬之前後足皆開張，採取騰驤之姿勢。如謂此種圖紋與波斯薩山朝之圖象甚有關係，則無論誰人俱當首肯也。至於漢代之陶器銅器及瓦軋等，所見騎射狩獵圖紋之意匠，亦可大略推測爲得自塞克提之美術品者，已於勞菲耳（B. Laufer）之「漢陶」^① 及原田淑人之「漢代騎射狩獵圖紋」^②二文中述及之。

向來就於中國漢代並唐代種種流行之狩獵圖紋而介紹之者已屬不少，而於其所表現者無論何物，無不謂爲受西方文化之影響。然在中國古代，以狩獵爲重要行事之一，其事蹟散見於詩經，

左傳、周禮等文獻中，其舉行規模之大，決不在少。因之，關於中國古代之狩獵圖紋，如何表現一問題，是不得不究明之。

在中國古代狩獵使用車馬之狀況，見於詩經者多。^四 卽在秦風駟賦篇中，秦人敍述其君田獵

時際之車馬盛況曰：

驅駟孔阜。六轡在手。公之媚子。從公于狩。

小雅車攻篇中言田車曰：

田車既好。四牡孔阜。東有甫草。駕言行狩。
之子于苗。選徒臯羣。建旐設旄。搏獸于敖。

又曰：

四黃既駕。兩騶不倚。不失其馳。舍矢如破。
肅肅馬鳴。悠悠旆旌。徒御不驚。大庖不盈。

如上所記之例，俱係使用車馬者，既知其御四頭馬匹之車，拾弓矢而射之事，復能髡髮其車上

建立旄旄之狀也。其次再就遺物觀察之。

(一) 中國北平故宮博物院藏銅壺(圖版第一)

高約一尺五寸，口緣三寸五分，四方底邊亦呈方形，由頸部至腹部，共有四面，稱曰「鋤」之名。各面有三段圖像，其間配置嵌銀之龍雲紋樣。畫象之上段列屋宇，中段則為車馬狩獵之景，於飛走之鹿與追逐之獵犬間，畫出二架之車馬。除御者外，一架車上有執矛以當獸者，其他一架之車上，則現執弓而射之狀。兩車上俱設有翻風之旄旄類。(同圖版3) 依此銅壺二面上所附飾之獸環手法，推知其屬於周末漢初之製作。^④ (同圖版1)

(二) 美國華盛頓弗里亞美術館藏銅洗(圖版第二)

計高九寸三分，口徑一尺六寸八分。銅洗因形深，具整美之感。在此器之內面，施以浮影，上段列水禽，中段則配以魚類於水禽之間，下段表現者為龜。又外面在腹部，以鑲嵌刻畫車馬狩獵狀與飛鴻，鹿，象並兔等物。(同圖版2) 在其近口緣處與接底部之處，均現有簡略鑲嵌之狩獵紋。而於此三段圖紋之間，復繞以鑲嵌雲紋之帶條。因本器亦為施於四方之獸環形狀等，故推知其為周末漢

初所製作之遺物。^⑥

中國古代遺物中，表現車馬狩獵圖象者，不知尙有其他品類否。但就此處所示銅壺中段之圖紋與銅洗中部之圖紋觀察之，關於四頭馬匹之俯觀形，及車上人執矛或握弓之情狀與旗之飄翔等，全爲同一手法，此易見及者。因此，其表現之一種狩獵圖紋，可言爲在周末漢初之行事也。



至車轆兩側之馬，表現俯觀形式者，除瑞典青銅器時代刻畫於岩石上以外，^⑦幾無他例。然此圖紋有關係，終不可能。不若以此種表現法爲中國古代民族間所獨自發達者爲妥，至於北歐所行與之相似之手法係在紀元前十五世紀，而中國則遠在紀元前後，各不相關。故觀上述之銅壺與銅洗，其車馬狩獵之圖紋爲中國古代之固有狩獵紋樣，非如漢唐流行之騎射狩獵圖紋謂係受西方文化之影響也。

〔註〕

● 文學博士三宅米吉氏「法隆寺藏四天王紋錦旗考」（考古學研究所載）

● B. Laufer, 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. 1909. pp. 217—222.

● 原田淑人「漢代騎射狩獵紋」（史林第十三卷第一號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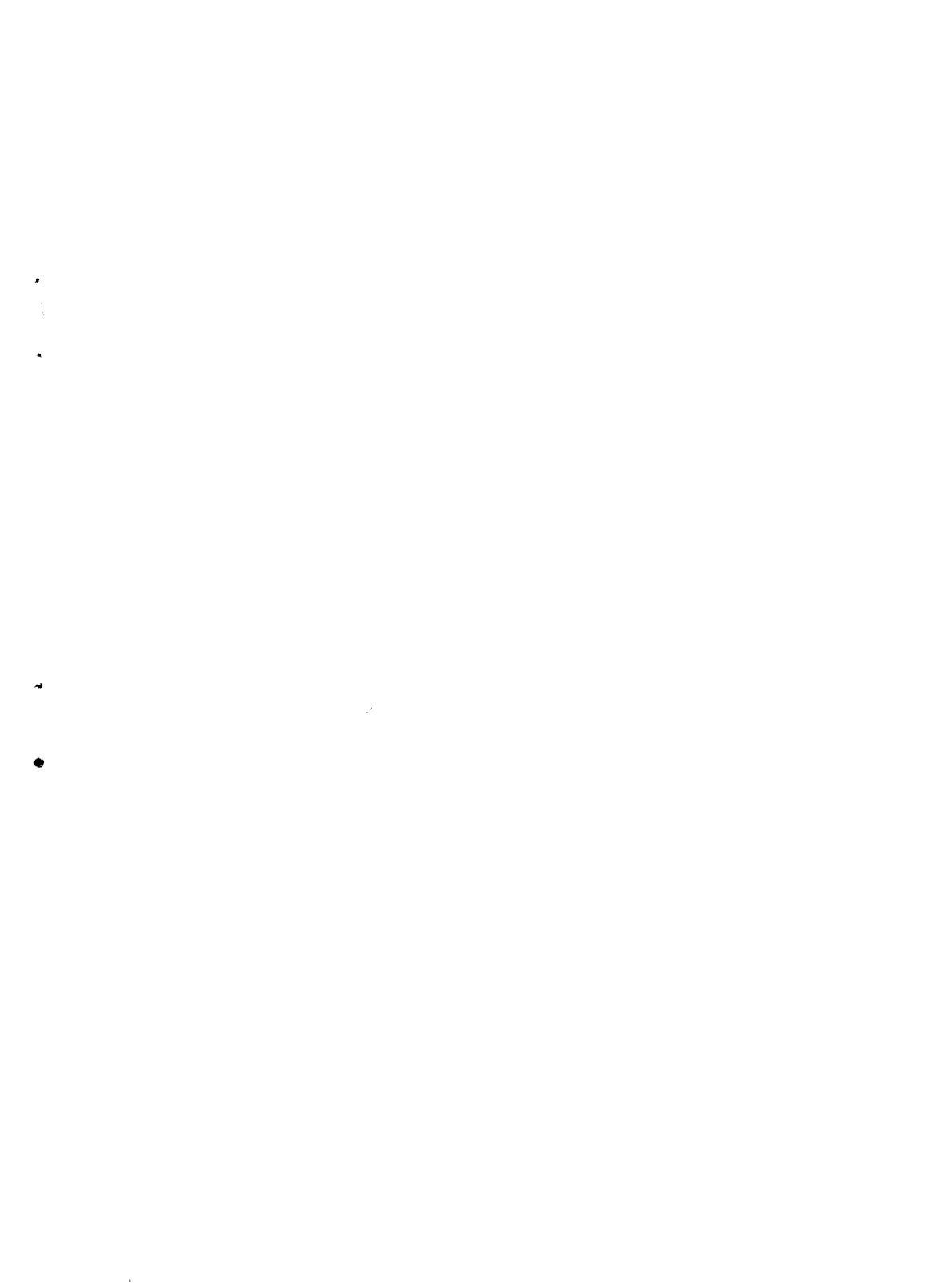
● 鄭志若氏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」二三二頁中於殷墟出土之馬車上亦記有「驅馬」者乃反映車馬之使用也。

● 此拓本余於北平留學時請求北京大學馬衡教授而得者。對於該教授深深感謝其原意。

● O. Sirén, Histoire des Arts Ancien de la Chine, Tome 11, pp. 42—43. p 143 轉載於梅原末治氏「美國弗里茲美術館所藏之鐵嵌狩獵文鏡」（梅原博士歷層記念東洋史論叢）在該所示之圖乃由梅原氏者複印而成。又關於銅鏡之詳情可參照同氏之譜文。

● S. Müller, Nordische Altertumskunde, Bd. I. 1897. S. 467. Hoernes-Menghen, Urgeschichte der bildenden Kunst in Europa. 1925. S. 235.

● Hoernes-Menghen, op. cit., S. 73.



一 漢代狩獵及動物圖樣

江上波夫

三代古銅器之動物紋，乃空想的而非寫實的，故硬直而靜止。秦式銅器，始有寫實的動物紋。至於漢代，其所表現者，皆忠實描寫極自由而生氣活躍之動物紋也。凡銅、漆、瓦各器及絹布諸遺物，皆可辨識之，當時最有物色之圖紋，已為東西學者所注意矣。尤其是此等動物紋中，屬於騎射狩獵者，早經勞菲爾博士推測其起源於何處，發為議論如下：

- 一、漢代狩獵圖紋，騎士有胡服者，且屢見其所戴為塞克提(Scythia)帽。
- 二、有在馬上顧後而射動物之圖樣。
- 三、獸類多取飛走(flying gallop)之姿勢。

彼據此推論，遂謂漢代動物紋中之狩獵紋，其意匠係源於西伯利遊牧民之美術。後之歐美學者，大體皆依勞菲爾博士之主張，以異於三代銅器圖樣之漢代生氣活躍而自由之動物紋，解為自外部

的原因而發生。然而近有菲歇爾 (Fischer) 者，據發見之多量遺物，主張漢代繪畫乃中國人對於自然，依獨自之觀照而創造者。於是乎勞菲耳博士一流人之見解，或將到修正批判之時期矣。此條正之主點如下：

一、謂中國古代寫實的動物紋，尤其是狩獵紋，乃受塞克提——西伯利美術之影響而發現者，或果如勞菲爾博士之說，亦未可定。然須知此等圖樣，尙得遠溯於年代較古之秦銅器，是不可不就其表現之動物紋狩獵紋而考察之也。若漢代之紋樣，係由秦代引其緒，此即為中國獨特的發達。彼塞克提——西伯利美術的意匠，雖得於漢代動物紋狩獵紋中認取之，亦只能想像兩者間所發生者，在間接的關係以外耳。

二、指示漢代動物紋之意匠，為直接模倣塞克提——西伯利美術者，其例固多；然欲如勞菲爾博士等所說，舉漢代動物紋或狩獵紋之全部，求其發生原因於外部的影響，則非今日所許。蓋自勞菲爾博士發表以上學說後，模倣外國藝術之影響的結果，迄未考出；而因動物紋狩獵紋陸續出現之事實，證明漢人確係據直接之印象而作畫，已無可疑。其顯著之例如顧克斯夫人所藏漢代彩畫

陶器，（圖版第一）東京美術學校蔥藏金錯筒形銅器，（圖版第三）細川侯爵家藏金錯盤，（圖版第二）等，其表現之狩獵動物紋，皆可舉為證也。此等寫實的動物，當然漢人自身，直接印象動物活動之狀態而寫實者，故漢代動物紋狩獵紋之發達流行，其主要原因，實潛在於漢之內部也。

漢代動物紋，尤其是狩獵紋，其發達流行之原因，既知其潛在於內部矣。是則其時之漢人，必盛行狩獵，以爲樂事，因而得有機會，能直接目擊其他動物活動之狀態，固當然之理；且有歷史的事實，足以確證之也。又觀漢代之於美術，不但於動物紋狩獵紋之意匠上，最爲愛好，即漢代文學，關於狩獵及其他動物之活動，亦自然爲一好題目。凡此皆不得不肯定，始這漢代動物紋，尤其是狩獵紋之發達流行，其原因不在漢之外部而在於內部，此種推測，乃有力之主張也。再者漢代盛行豪奢的狩獵，及與動物格鬪等戲以爲娛樂，不獨美術上見之，且爲文學之好題目，此等與漢代藝術全般有密切關係之事情，由以下之文獻窺知之。

茲先就漢室中之前漢初言之，其時已盛行遊獵娛樂，文帝時賈山「至言」有諫文曰：

今從豪俊之臣，方正之士，直與之日射獵，擊兔伐狐，以傷大業，絕天下之望。臣竊悼之。（中

略）願少衰射獵。（前漢書卷五十一賈山傳）

而賈誼復上疏諷之曰：

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。不搏反寇而搏畜彘。翫細娛而不圖大患。非所以爲安也。（前漢書卷

四十八賈誼傳）

然及至武帝時，帝特好此戲，親率百官貴嬪，舉行大規模之狩獵。蓋帝一方興築上林苑，滿載豹、虎、熊、蛇、豕、彘等禽獸，因屢次出獵。^①並遊獵於長楊、新秦中等。^②彼司馬相如作《諫獵書》並上林賦，而諷諫帝之豪奢畋獵者，職是故耳。視其文字，可知武帝遊獵之實況如何。其次元帝亦嗜好狩獵，永光元年，獵於甘泉，會薛廣德之諫，^③更於同五年冬，幸於長楊射熊館，舉行大獵。^④復至成帝元延二年冬，從胡客校獵於長楊宮。^⑤楊雄作《校獵賦》以諷諫之。^⑥然帝不聽，翌年再恣意大獵於長楊射熊館，故前漢書卷八十七楊雄傳下載曰：

明年，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。秋命右扶風發明入南山，西自褒斜，東至弘農，南歛漢中，張羅罔置罘。捕熊羆、豪豬、虎豹、狹獮、狐、彘、麋鹿，載以檻車，輸長楊射熊館，以罔爲周，縱禽獸其中，會